北方的甜瓜

列比傑娃著 畢 黎譯

種植甜瓜的季節到了，大家應該起來多多研究這件事。

看到甜美而芬芳的甜瓜而不愛的人，在世界上是很難找到的了。

從滋味上和營養價值上來看，甜瓜可以和各種水菓爭勝。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這種植物很嬌嫩。甜瓜喜愛溫暖的春天，炎熱的夏季，最好是在中亞細亞各共和國、高加索、伏爾加河下游和烏克蘭南部等溫暖地區成長結實。在俄羅斯中部地帶，尤其是在北方地區，甜瓜在過去是少見的客。

假使能好好地將芬芳的甜瓜生長在蘇聯的各城市裏，和胡瓜和番茄一起生長在我們的菜園裏，多麼好呀！

這一個思想早已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着了。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住在烏克蘭地方。該地有廣大無際的瓜田，成熟着成千個美好的甜瓜。每當在這種瓜田中行走的時候，就常常想到在遙遠的可愛的北方，簡直還沒有見到過這些美麗的甜瓜，因此認為是非常的遺憾。

我那時便尋思着：“強使甜瓜生長在北方地區這件事，是一定能做到的。伊凡·符拉其米洛維奇·米邱林已經成功地使葡萄、杏子、桃子等南方的喜暖的果樹，變得好好地、在米邱林斯克成長結實了。”

但是，怎樣強使甜瓜在莫斯科地區生長和成熟起來呢？

我起先找取了南方最早熟的甜瓜品種，想把它移種到北方，使它風土馴化。但是，從這一方面却失敗了。我有很多次研究着各種影響植物的可能方法，但是沒有一次能接近我的目的。

有一次，我的注意力被南瓜所吸引住了。南瓜是最普通的東西。我在那時想到了一點：南瓜和甜瓜是近親的植物。南瓜在好幾百年以來，就良好地

適應於北方的氣候了。在莫斯科、雅魯斯拉夫里和較北的地區的田地上，南瓜都能够很好的成熟。園藝家們正是用了這一種方法，把南瓜的柔弱而良好的品種嫁接到野生植物上去的呢。

我作成了一個詳細的嫁接計劃，於是便乘車到柯茲洛夫城（即米邱林斯克的舊名），去請教伊凡·符拉其米洛維奇·米邱林。這位園藝學家仔細地閱讀了我的計劃，並且在計劃書上寫道：“已閱，全部贊成該項工作。”

我便到莫斯科去，開始進行試驗：播種起各種南瓜和甜瓜的品種來，並且把它們用各種不同的配合方法來作嫁接。在我的工作以前，還沒有人做過這一類的嫁接方法。我不得不幾千次來做着同樣的工作，來搞弄清楚：到底什麼嫁接最容易，怎樣來進行嫁接，植物的成長時間該有多少，……

在多次的失敗之後，我終於獲得了一個結果：甜瓜苗在南瓜莖上生長起來了。

我以不安的心情探查着自己培養的瓜苗們。它們良好地生長和發育起來了。到了秋季，在接穗上成熟了一個個又香又甜的果實。它們和它們的南方姊妹們——烏茲別克甜瓜——竟毫無分別：一樣的細長身材，金黃色。它們的瓜肉多汁，又甜又香。我那時真是快樂極了。南方的甜瓜終究開始生長和成熟在它的原產地以北三千公里的地方了。

* * * *

把甜瓜苗嫁接到南瓜莖上去的工作，應該進行在南瓜苗剛才出生第一片正葉，而同時甜瓜苗則已經出生幾片正葉的時候。“阿美利(Амери)”和“柴爾特(Зард)”兩種甜瓜苗最容易生長在“馬克西姆(Максим)”和“馬斯哈特(Мосхат)”兩種南瓜莖上。

在我們的地帶，莫斯科附近，栽種在土地上的

接穗植物，便能良好地馴順而迅速生長下去。它們開花和結實，較之南方要提早很多。

每株瓜藤能結生 4—5 個甜瓜。所以，每平畝平均可以收穫到 50—60 生脫納（一生脫納等於十分之一公噸）。除此以外，我們從同一公頃田地中，還可收穫到超等南瓜 200—300 生脫納。為了使營養液輸入甜瓜中更多起見，必須在南瓜藤上摘除子房，祇留下 1—2 個南瓜。

南瓜藤在這種情形之下，是甜瓜的教養者。它，好像大姊一樣，不僅用它的強健的根部來供給甜瓜藤以營養液，並且也保護了甜瓜藤，不致因受到北方的寒風而死亡。因此種植接穗植物在地面上時，要考慮到南瓜藤是北方生長的，而甜瓜藤則是南方生長的。南瓜藤常常出生高大的葉子，有時

離地約半公尺。甜瓜藤則不同，臥伏在地面上，沿着瓜畦蔓生。所以，南瓜葉子所造成的圍籬，正保護了甜瓜藤在北方的生長。

在我的 20 年工作結果中，我已經能夠勇敢地說一句話：凡是南瓜能生長的地方，都能夠栽種甜瓜。這件事情很簡單，可使全體少年自然科學家們來進行它。

如果你們中有誰嘗試來把甜瓜栽種在自己的菜園中，我將感到非常的高興。你們要是栽種過一次，以後將會年年都種植它們哩。

[譯自 Г. Ершов 等編“少年園藝家——米邱林主義者們（Юные Саловоды—Миниуринцы）”書中“Северные Дыни”一文，作者為 С. П. Лебедева]

日本哲學會致全世界哲學家的信

當 1950 年全體大會時，我們——日本哲學會會員，向全世界哲學家致以敬禮，宣告我們學會成立，並邀請今後你們的合作。

日本哲學會是在 1949 年秋季成立的。它是日本的哲學家的全國性的組織，在國內外代表我們的哲學界。日本哲學會不但包括在國內每一所大學裏的哲學家，它還包括大學以外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所以這個學會的組成是包含持有不同見解的會員，他們彼此交換意見，因而能對整個的哲學研究的發展有所貢獻。第二次大戰後，這類性質團體組織的成立還是第一次，同時可以確定的說，它在日本哲學界是初次嘗試。

在宣告日本哲學會成立之時，我們向全世界所有的哲學家作如下的呼籲：

(1) 我們希望你們諒解，過去幾年在法西斯的壓力下，大部分日本哲學家不得不保持着沉默；然而我們內心中是堅持着尊重人類利益至上的態度的。

(2) 我們希望世界上所有哲學家期待我們在以交換研究結果，交換思想來提高人類文化的企圖上起相當的作用。

(3) 我們對於世界已分為兩個陣營，表示衷心的遺憾，渴望世界上所有的哲學家以所有的方法，利用所有機會進行合作，以確立富有健全人性的思想，以便促進人類的幸福，保衛世界和平。

今乘此函之便，我們日本哲學家藉貴學會的協助，向貴國哲學界人士報告我們在戰後的艱難情況下所完成的工作。同時我們還企望由你們的協助來獲得貴國哲學方面的著作與消息。以及哲學界的動態。

日本哲學會委員長 務合理作

日本哲學會委員 (以日本字母為序)

安倍能成、栗田賢三、池上鎌三、石原謙、出隆、伊藤吉五助、岩崎勉、桂壽一、金子武藏、古在由重、小松攝郎、下村寅太郎、高桑純夫、高橋里美、武市健人、田中美知太郎、淡野安太郎、野田又夫、服部英次郎、細谷恒夫、真下信一、松本正夫、松村一人、三宅剛一、宮本和吉、務合理作、柳田謙十郎、山崎正一、山內得立、和辻哲郎等三十人。

(孫榮先譯)